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我的槐花少年

张军霞

下班路上,突然有一种清香中夹杂着甜的味道飘过来,我立刻想到这是槐花开了。

我把车停在一边,一路寻过去,看到去公园的小路两边,满树都是雪白的槐花。一个看起来有十二、三岁的男孩,正努力把树枝压低,他一边捋着槐花,一边问等在旁边的妈妈:“这么多槐花,够咱们好好吃一顿了吧?”榆钱、槐花、苜蓿芽等,都可以用来当食材,只需要把它们切碎了,拌入面粉,放到锅里煮熟,再用葱花烹油,加上盐和蒜汁,就是非常可口的时令饭,几乎没有人不爱吃。

小时候,每年到了五月,我和小伙伴们就常常相约去摘槐花。住在隔壁的小辉,每次都会跟在我后面,他比我小一岁,因为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,所以他说话比别人晚很多,上小学二年级了还有点口齿不清。也因此,他时常会遭到别的男孩嘲笑,他们还给他起了“大舌头”的绰号。我虽然个头比辉还矮,每次听到有人嘲笑他时,却总会挺身而出:“不许欺负我的辉弟弟!”是的,小辉一直管我叫姐,因为从小一起玩的缘故,他跟我特别亲,偶然得到几颗糖,都会跑来跟我分享。

我们去村外的槐树林里摘槐花时,会提前准备好一个干净的床单,男孩子们负责爬树,女孩子们就在树下捡起他们扔下来的槐花,并将其中夹杂的树叶或不太新鲜的花朵去掉。一棵树上的槐花摘完了,我们就抬着床单转移到下一棵树旁边。这样循环往复,往往用不了半天的功夫,床单上就堆满了雪白的槐花,我们一边忙着干活,一边时不时往嘴里塞上几朵槐花吃着,说笑声和打闹声乱成一片。男孩们爬树时,小辉也总想着要爬,他的个头不低,但长得太瘦弱了,我总会跟他说:“你不要爬树,跟着姐在树下捡捡花就很好。”

有一次,我们摘完槐花往回走,走到半路,我扭头发现小辉不见了,我让小伙伴先回去,因为妈妈们都在等着我们的

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片,时间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,父亲骑着一辆自行车,载着一双儿女,幸福家庭感跃然纸上。我瞬间被打动了,回忆陷入那旧日时光中。

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,当时生活条件和现在相比真是天地之差,住的是小平房,吃的是粗茶淡饭,家电就是收音机、手电筒,交通工具是自行车。

值得一提的是我家的那部照相机,绝对是方圆几里人家都没有的稀罕物。但是图片上这样的自行车,左邻右舍一部分家庭还是能有一辆的。

父亲对自行车非常珍爱,经常是吃了晚饭后,把车推到后院,给自行车做保养,擦灰、擦油,检查车胎、车链条等,爱护得无微不至。

自行车的作用非常大,平时父亲骑车去上班,同时承担家里的一切载重任务,买菜、买粮、购重物,闲暇时父亲就用自行车驮着我们去公园玩儿。

其实公园并不远,走路也不过十几分钟,我们就是想享受坐车的感觉,父亲也愿意满足我们的小心愿。一般都是在星期天和节假日,忙完了家务后,父母便准备着带我们出去。父亲极有耐心,先给自行车打气,再把车擦干净,车把缠上软布隔凉,后座铺上软垫子,车横梁安上木制的座椅。

战利品做槐花饭呢。我自己返回到树林里找了半天,终于在一棵粗壮的老槐树上看到了小辉,他正努力摘下一朵朵雪白的槐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,低头看到我时,他高兴地大喊:“姐,我会爬树呢!这棵树上的花朵特别多,而且又大又肥,我摘给姐姐吃。”我听着他的大喊,突然发现他吐字的发音很清晰,再也不是往常那样得含糊不清,忍不住也高兴地说:“辉弟弟,你能说清楚话了,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了!”

听我这么一说,小辉自己似乎也吓了一跳,他从树上跳下来,急切地问:“真的吗?真的吗?”我点点头,小辉的眼睛忽然就潮湿了,他吸了吸鼻子,努力不让眼泪落下来,从兜里掏出刚摘下的槐花向我递过来。那个五月的下午,我们一起坐在槐树下,大把分享着槐花,风吹过,空气中有花香,耳边是此起彼伏的鸟叫声,这一幅美好的画面,也成了我童年时最美好的记忆片断。

后来,我到外地求学、工作,父母也搬到城里定居,我很多年没见过小辉。就在去年的五月,一直生活在老家的大姐过生日,因为恰逢周末,我就赶回去给大姐过生日。饭吃到一半时,忽然听到门外有个陌生的声音喊:“霞姐姐,霞姐姐!”我出来一看,竟然是小辉,他手里提着一个透明的大塑料袋,里面装满了新鲜的槐花。面对惊讶的我,他有点腼腆地说:“早晨听大姐说你今天要回来,我特意摘了些槐花,就是不知道你现在还爱不爱吃了……”我接过袋子,立刻取出几朵雪白的槐花放入口中,笑着说:“爱吃呢!还是那么好吃!”我们一家都极力挽留小辉留下一起吃饭,他却执意走了,说是厂子里还有一大堆事在等着。

小辉走了以后,我听大姐说他在村里办了一家食品加工厂,不少乡亲都在他那里上班,生意做得挺红火,他还捐资为村里修路呢。

我不由在心里为小辉点赞:我的槐花少年,优秀!

妹妹最小,坐在前面座椅上,弟弟坐后座,我是老大,父亲就让我踩在车蹬上站着,父亲扶住车把慢慢推着走,母亲背着军用水壶和小零食,手里拿着照相机,跟在自行车左右小心地看护着我们。我们仨美得很,高兴得大喊大叫,一路欢声笑语不断,母亲不停提醒弟弟脚张开别伸到车轱辘里,提醒我扶稳妥。

让我们仨得意的是,这一路上收获那么多同龄人羡慕的目光,当母亲给我们拍照的时候,有的孩子还停下来呆呆地看,我们“骄傲”得像骑在骏马上的大将军。

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少,但是像我们仨这样,有懂生活情趣的父母却不多。父母已经用尽力气去生活了,繁重的工作、家务之余,还不忘带着我们在朴素的生活里,一起去制造“高光时刻”,那是在白水里投入一粒糖,是荒漠里的一株绿植,是一道美丽温馨的风景线,是幸福家庭的生活画卷。

至今都心存感激,感激父母用实际行动告诉我,这就是传说中“有趣的灵魂”,无形之中教会了我们去从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里发掘美好,并以此来修复生活里无奈的部分。

不怕日子无色彩,只要用心过生活,欣赏花的开放,雪的降落,总有属于独家记忆的“高光时刻”!

聚是一团火
散作满天星

刘强

凉风习习,晚餐后去公园散步,看见灌木丛里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地亮着尾灯,很是欢悦。它们仿佛是夏天夜空中坠落的星星,留恋于绿草翠叶间,不肯离去。这些可爱的小精灵,又像去参加一场集会,携着手里的荧光,把活动现场演变成一个缤纷的灯光秀节目。

萤火虫为夏夜带来灵动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“自带光芒”的功能,也给人无限遐想。“囊萤照书”这一成语故事可谓人尽皆知,经常被老师当作励志故事教育学生发奋苦读。现代动物学家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:“萤火之光虽然鲜明,照明力却颇微弱。假如拿了一只萤火虫在一行文字上面移动,黑暗中也许可以看得出是一个个的字母,或者一个不太长的单词,可是这狭小的范围之外,却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这样的光芒自然会使读者失去耐性。”尽管如此,我仍然相信车胤至少曾经收集过萤火虫。小时候,我也曾将捕捉来的十几只萤火虫装进一个玻璃瓶,观察它们发光。可能知道身在囹圄,即使在漆黑的深夜,这些小家伙也只是偶尔“亮灯”。车胤的童年,可能一是确实家贫无灯油,二是好奇心使然。总之,“囊萤照书”无需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考评真伪,只是中国古代激励读书人不畏艰苦、勤奋好学的典故。

黑夜里隐隐透亮,星星点点的萤光自然会引起文人墨客的格外关注。在《礼记》中便有“腐草为萤”之句,《诗经》中也有了流萤“熠熠宵行”之态。大诗人李白在《咏萤火》中这样盛赞萤火虫:“雨打灯难灭,风吹色更明。若飞天上去,定作月边星。”全诗无一个萤字,却处处在写萤光。清人何绍基在荷花池边看到流萤:“坐看倒影浸天河,风过栏杆水不波。想见夜深人散后,满湖萤火比星多。”纷扰飞舞的萤火,倒映在平静的湖面,有“满船清梦压星河”的诗情画意。

在众多写萤火虫的诗词中,我最喜欢清代查慎行的《舟夜书所见》:“月黑见渔灯,孤光一点萤。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天星。”黑夜、渔灯、萤光、簇浪、河星,多么美妙的夜景啊,渔灯的变幻,水静时似一点萤光,水动时似满河星星。由一点星光散作千万点星光,展现深邃、宁静而富于变化的艺术境界,令人神往。

萤火虫啊,你是快乐的舞者,你是光明的使者。聚集时,你是一团火,照亮读书人的未来;分散时,你是满天的星星,点缀着夏夜的浪漫诗情。



独家记忆的「高光时刻」

夏学军